

詩

經

通

諭

詩經通論卷十一

新安首源姚際恆著

韓城寶珊王篤校訂

小雅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

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

本韻賦

也○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

讒本韻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

已本韻賦也○君子屢盟亂是用長本韻君子信

盜亂是用暴本韻盜言孔甘亂是用餒本韻匪其

止共維王之功

本韻賦也

○奕奕寢廟君子作

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躍躍毚兔遇犬獲

本韻之興而也

○荏染柔木君

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

本韻

之蛇蛇碩言出

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

本韻矣興也

○彼何人

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旣微且尫

爾勇幾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本韻賦也

此幽王時之大夫以小人讒謀啟亂將甘

心焉而賦是詩

二章 餞啖同毛傳訓進非以信讒如食之甘

則亦惟亂是餒而已○

四章

他人有心予忖

度之猶之躍躍兔兔遇犬獲之矣比意亦在下又起末章將獲是人而殺之之意○
六章識其所居之處既無勇力又有微燹之疾復言有幾何之勇乃讒謀將日益多所與居之徒衆能有幾何我將殺之而甘心焉矣

巧言六章章八句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
誰云從維暴之云

本韻○賦也下同

○二人從行誰

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信我始者不如今云

不我可

本韻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

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本韻

○彼何人

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

祇攬我心

風字通韻餘本韻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

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

本韻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

壹者之來俾我祇

本韻

也○伯氏吹壎仲氏吹

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本韻○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覩面目視人罔

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本韻

小序謂蘇公刺暴公有可疑其謂暴公者以詩中維暴之云句也然上篇亦有亂是用暴句矣蘇字詩則無之又不言何王之朝其云蘇者得毋以左隱十一年桓王以蘇忿生之田與鄭人而附會耶若是又非幽王之世矣集傳云此詩與上篇文意相似疑出一手則又謬若論相似三百篇何嘗不相似此篇與上篇同爲刺讒卻絕不相似也

章一 伊誰云從維暴之云或不斥指其名以

暴呼之耳○章二 觀下章胡逝我陳則胡逝

我梁本借設之辭他篇亦可知○章三 不愧

于人二句本直下謂于人不慙愧于天不

敬畏也集傳作轉折非語氣○章六 還自王

朝還也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本韻

賦也○此而○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本韻

適與謀本韻○此○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慎本韻

爾言也

謂爾不信

本韻也

○捷捷幡幡

謀欲

○驕人好

諧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好勞人草草

本韻

蒼天蒼天

視彼驕人

矜此勞

人

彼諧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諧人

有北不

有受投畀昊

本韻也

楊園之道

猗于畝丘

寺

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本韻也

小序謂刺幽王

是詩按謂寺人傷于讒特一說耳

或是本

爲士夫以被讒而宮刑者又一說也

或是

本

寺人見人之被讒作此詩以恨讒人而傲君子又一說也然如序說寺人最近于王又安得有人譖之或同類則可

集傳不信序故多不注何王之世子末章忽引劉氏曰其後王后太子及大夫果多以讒廢者殊令人不解

二成是南箕下大東篇已自注矣曰載翁其舌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

安將樂女轉棄予

本韻○與也下同較前深

○習習谷風維

風及頽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

如遺

本韻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

木不萎

本韻

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通韻

小序謂刺幽王汎甚此固朋友相怨之詩

然何以列于雅而其體亦絕類風不可解

嚴氏曰來自大谷之風大風也又習習然

連續不斷繼之以雨喻連變恐懼之時猶

後人以震風凌雨喻不安也二章言維風

及頽頽暴風也三章言草木萎死無生長之意舊說谷風爲生長習習爲和調難通矣

三章皆言習習谷風集傳以上二章爲興下一章爲比何也

谷風三章章六句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本韻

○比而賦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

我勞瘁

本韻○比而賦也

○餅之罄矣維罍之恥鮮

民之生不如死之久

本韻

矣無父何怙無母何

得、出、則、銜、恤、入、則、靡、至、本韻○比實、言、○父、兮、生

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

出、入、腹、字、何、必、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本韻○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本韻

○興也○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

獨、不、卒、本韻

小序謂刺幽王亦混大序謂民人勞苦孝

子不得終養以民人勞苦合刺王之意不

知詩云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則止係一人

之事豈得泛言民乎集傳從之非鄭氏謂

二親病亡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据末二章南山飄風而云也不知南山二句是興非賦也若行役則當遠何爲只在南山地耶且亦未有適在役所而二親齊病亡者咏詩之事不可考而孝子之情感傷痛極則千古爲昭也

三餅小罍大皆盛水器餅所以注水於罍也餅喻子罍喻父母餅既罄竭則罍無所資爲罍之恥猶子不得養父母而貽親之辱也集傳以餅喻父母罍喻子正是反見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有饒盥飧有捋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

子所履小人所視睠焉顧之潛焉出涕本韻與

也○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

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本韻既往既往來使我心

疚本韻賦也○有冽沈泉無浸獲薪契契寤歎

哀我憚人本韻薪是獲薪尙可載也哀我憚人

亦可息本韻賦也○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

人之子粲粲衣服本韻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

人之子百僚是試本韻○或以其酒不以其漿

詩經通論

卷十一

七

朝朝佩璫不以其長

本韻也「上」同

賦

維天有漢監

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

雖則七襄不

成報章皖彼牽牛不以服箱

韻本東有啟明西

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

維南有箕不

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韻本維南

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韻本

大序謂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是已謂譚

大夫作則無可稽幽王之時號令猶行于

諸侯故東國諸侯之民愁怨如此若東遷

之後則不能爾矣

章一有饒籩殮二句與周道如砥二句周道
周行之道路也亦興意謂道路平直君子
之所履行小人之所瞻視喻爲政平直君
了行之而小人攸賴焉今則不然也○二章
杼柚其空唯此一句實寫正旨○五章或以
其酒四句單言西人皆寫其暴侈奢取意
或用其酒會漿之不若雖鞞鞞然之佩璲
亦不以爲長也酒漿句毛傳謂或醉于酒
或不得其漿佩璲句鄭氏謂美其佩而無
其德二義不貫集傳云東人或餽之以酒

而西人曾不以爲漿東人或與以鞠然之
佩而西人曾不以爲長增添太多未宜用

○六

章維天有漢監亦有光此二句不必有

義蓋是時方中夜仰天感歎適見天河爛
然有光卽所見以杼寫其悲哀也又跂織
女不覺動杼柚其空之意又因織女及牽
牛以見其輸載之勞無可諉也啟明長庚
天畢又因織女牽牛及之亦望中所見故
曰載施之行不必有取義蓋其所取義者
上惟牛女下唯箕斗耳從來解者于啟明

諸星亦以有星名而無實用爲解不但毫無意義且使上下牛女箕斗之義反覺平常不見其奇妙矣孰知此之無義處正借以陪其上下其味更長也跂跂予望之之謂睨視也集傳依舊說皆非○七章後四句歐陽氏曰箕斗非徒不可用而已箕張其古反若有所嚙斗西其柄反若有所挹取於東其解自不可易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本韻

也。賦。○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漢矣奚其

適歸本韻也。○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

穀我獨何害本韻也。○山有嘉卉侯栗侯梅

廢爲殘賊莫知其尤本韻也。○相彼泉水載

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本韻也。○滔滔

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本韻也。

○匪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

本韻也。○山有蕨薇隰有杞棗君子作歌維

以告哀本韻也。

此疑大夫之後爲仕者遭小人構禍身歷

南國而嘆其無所容身也或單主行役言
非或主思祭祖言亦鑿

一章先祖必先朝之大夫有功于國者故曰
先祖非人乎胡不念之而忍其子孫如此
也指王而言○二章腓當依爾雅作痲痲訓
痲若腓則屬足趾○三章西京之人何緣忽
及江漢其或身感南國荆揚之地卽所見
而趨與與

四月八章章四句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

言
事靡盬憂我父母本韻也下同○溥天之下莫

非王土本韻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

從事獨賢本韻○四牡彭彭王事旁旁嘉我未

老鮮我方將旅方方剛經營四方本韻○或燕

燕居息字作十○二或盡瘁治國本韻或息偃在牀○末更無所給○九奇或不已

于行本韻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本韻或棲遲

偃仰或王事鞅掌本韻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

咎本韻或出入諷議或靡事不爲本韻

孟子曰勞于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但此

爲爲土者所作以怨大夫也故曰偕偕土

子曰大夫不均有明文矣集傳謂大夫行役而作謬

一章借借同也時行役之士非一人而此詩則一人所作也○章二獨賢王介甫曰取數多謂之賢禮記曰某賢于某若干純

北山四章三章章六句一章十二句

末

分三章今當爲一章以其文法相同也

無將大車祗自塵兮無思百憂祗自疢

本韻疢何

玄子謂古昏昏字今與也同寫則此當作痕句古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頰

本韻

○無將大車維

塵騫

音

兮無思百憂祗自重

韻本

兮

此詩以將大車而起塵興思百憂而自病故戒其無觀上下同用無字及祗自字可見他篇若此甚多此尤興體之最明者自小序誤作比意因大車用將字遂曰大夫悔將小人甚迂集傳則謂行役勞苦而憂思之作觀三章無思百憂二句並無行役之意是必以將大車爲行役甚可笑且若是則爲賦何云興乎其辯說又謂序不識興而誤爲比何也或亦以大車爲比謂君

予任重及小人任重諸說皆不可用

此賢者傷亂世憂思百出既而欲暫已慮其甚病無聊之至也

二章維塵冥冥障蔽昏晦也頌大光不出于頌謂思百憂則亦同爲冥冥不能出于光明也

無將太車三章章四句

明明在上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芄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音泰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音顧

也下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

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

暇念彼共人睠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韻本 ○昔我往矣日月方輿曷云其還政事愈

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

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韻本

○嗟爾君子無恆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

神之聽之式穀以女韻本 ○嗟爾君子無恆安

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韻本

小序謂大夫悔仕于亂世按此特以詩中
自詒伊戚一語摹擬爲此說非也士君子
出處之道早宜自審世旣亂何爲而仕旣
仕何爲而悔進退無據此中下之人何足
爲賢而傳其詩乎蓋自詒伊戚不過自責
之辭不必泥也此詩自宜以行役爲主勞
逸不均與北山同意而此篇辭意尤爲渾
厚矣

一章共恭同共人卽靖恭爾位之人大抵謂
僚友之共處者當時必有所指也○

四章
五章

君子卽共人以下云靖共爾位故避之呼
之以君子勉之以靖共祝之以式穀介福
其忠厚之意藹然可見孫文融曰怨苦何
能盡須得此正言收束意乃完足亦善于
論文也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

允不忘

本韻○賦也下同

○鼓鐘喑喑淮水漻漻憂

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同

本韻

○鼓鐘伐馨

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本韻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
以籥不僭韻本

小序謂刺幽王甚混幽王無至淮之事固
不待歐陽氏而後疑之矣嚴氏謂古事亦
有不見于史者此遵序之過也孔疏謂韓
詩以爲昭王以左傳有南征之說也後人
多從之然亦未敢信集傳既云此詩之義
未詳又引王氏指幽王之說何耶

四章笙磬同音以其異器也若琴瑟則不言
同音矣此固夫人知之然別有妙旨笙在

堂上磬在堂下言堂上堂下之樂皆和也
然尤有妙旨小雅言鼓瑟吹笙則瑟依于
笙商頌鞀鼓淵淵嘒嘒管聲又曰依我磬
聲則鼓管依于磬故言笙磬以統堂上堂
下之樂詩人之善言如此南二南也二南
爲文王之詩後世子孫必以用之爲樂矣
唯雅未詳或大雅與大抵諸禮作樂之說
出于三百篇後不可據以解三百篇也然
二南亦非如禮所言以爲歌蓋以爲籥耳
籥管籥也吹以應舞也季札觀樂所謂見

舞象箭南籥者是矣此南籥也故承之曰
以籥不僭謂以籥南以籥雅也集傳釋不
僭之義曰言三者皆不僭也以籥與雅南
爲三者謬

鼓鐘四章章五句

楚楚者次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藝黍稷我
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
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本韻賦也下

同 ○濟濟跄跄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

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

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本韻

○執爨踏踏爲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莫神韻

爲豆孔庶爲賓爲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

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本韻○

我孔燠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俎賚孝孫本韻

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

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本韻○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俎位本韻工祝致告

神具醉止皇尸載起本韻鼓鐘送尸神保聿歸

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本韻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韻本爾殽既將莫怨具

慶韻本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

考韻本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

韻本之

小序謂刺幽王說者因謂思古以見今之不然按此唯泥自昔何爲一句耳不知此句正喚起下黍稷句以見黍稷之所由來也其餘皆詳敘祭祀自始至終極其繁盛無一字刺意而說者猶爭之何也集傳不用序說是已然以爲公卿之詩又非也彼

第以儀禮少牢饋食例之謂其爲公卿不知鼓鐘送尸儀禮所無祝稱萬壽無疆保篇亦云君曰卜爾萬壽無疆此豈臣子所可當乎

此農事既成王者嘗烝以祭宗廟之詩

自此篇至大田小序皆謂刺幽王集傳皆謂指公卿並謬不悉辯

章一從自昔言黍稷起見始事也再言倉庾見收成也然後入以爲酒食以享祀事○

章二烝嘗秋冬之祭也是此篇眼目神保是

饗此迎神初獻也神保何玄子曰本其生
存謂之祖言其精氣謂之神朱子謂神保
蓋尸之嘉號猶楚詞所謂靈保者按楚詞
云思靈保兮賢媵乃謂神安附於巫身以
賢媵曰巫非以靈保曰巫也若以神保名
尸則于第三章神保是格固自難通而第
五章神保聿歸之前不應變言皇尸載起
矣○三章君婦后也以祖考故稱婦言君婦
則知亞獻也言賓客獻酬則知三獻畢也
故曰神保是格○四章我孔熯矣式禮莫愆

以此二句寫祭者見祭事將畢下及祝嘏之事也是夾敘法長篇大文用此略頓承上起下文章之妙法後人鮮知古人于祭慮其不極誠敬則神不饗故祝詞以神嗜飲食告之而下諸父昆弟亦告之以此語也○五章此祭畢也上章祖賚孝孫時在主祭之位此孝孫祖位復未祭時之位也又云工祝致告告以神具醉止也神保聿歸應上是饗是格以見其終也諸宰徹諸饌君婦徹盥豆諸宰徹于先君婦徹于後故

言諸宰在君婦先何玄子以君婦在諸宰
之後遂謂君婦爲九嬪世婦女御之屬鑿
也諸父昆弟備言燕私二句爲末章起燕
私祭畢同姓燕于寢也○六章此言燕私也
後祿二字妙以見前之飲福獻酬是爲前
祿也

煌煌大篇備極典制其中自始至終一一
可按雖繁不亂儀禮特牲少牢兩篇皆從
此脫胎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昫昫原隰會孫田本韻之

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本韻○賦也下同○上天同雲冬○雲○春○

雨雪雰雰益之以霡霖既優既渥既霑既足

生我百穀本韻○疆場翼翼黍稷彧彧會孫之

穡以爲酒食本韻界我尸賓壽考萬年本韻○中

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蒞獻之皇祖會孫

壽考受天之祜本韻○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

于祖考本韻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管本韻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

報以介福萬壽無疆本韻

此篇與楚茨略同但彼篇言烝嘗此獨言烝蓋言王者烝祭歲也集傳亦以爲大指與楚茨相似而以曾孫爲凡祭者皆得稱之案首章從南山禹甸言起以疆理南東之制屬之曾孫此豈爲公卿咏者耶謬矣

一章借終南山爲言言畿內之地耳莫泥山字禹平水土始定則壤成賦之制故曰禹甸此篇言曾孫與上篇曾孫別上篇曾孫指主祭者此言我疆我理則指成王也蓋我疆二句此初制爲徹法也畝畝身凡有

四方言南東以該北西南者亘于北東者
亘于西卽一縱一橫之謂猶後世言阡陌
也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或曰河
南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蓋由畝之南東
無定故阡陌之爲南爲東亦無定則何如
直言南東之爲明也其所以言南東者則
因地勢之宜左傳云物土之宜而布其利
是也又西北常高東南常下言東南者亦
順其水之所趨也又取東南向陽易于生
長之義詩多曰南畝王制曰東田皆是也

○二章上章言由制此章言生長下章方及

收成以爲祭祀也田事冬雪宜大春雨宜小
小雩雩以言雪大霖霖以言雨小優渥霑
足皆承雨言則夏亦可知矣○四章公田百

畝中二十畝爲廬舍故曰中田有廬一夫
各得二畝半廬舍之外於其疆場而種瓜

菜焉此孟子言井田之制所未及也其瓜
因民獻之而曾孫因以獻皇祖耳○五章先

言酒繼言牲故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
○六章此篇與楚茨篇互相備楚茨但言牛

羊剝亨此言駢牡及鸞刀啟毛取骨蓋益
詳云

上篇鋪敘闕整敘事詳密此篇則稍略而
加以跌蕩多間情別致格調又自不同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

古有年本韻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

介攸止烝我髦士本韻○以我齊明

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本韻琴

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

穀我士女

本韻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

畝田畷至喜攘

古、內、耕、逸、事、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

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敏字叶韻

餘本韻 ○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

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

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本韻

此王者祭方社及田祖因而省耕也詩云

或耘或耔又云以祈甘雨皆夏時也

一 章 倬大也毛傳謂明貌不切我取其陳食

我農人二我字皆農夫自我也今適南畝

或耘或耔亦農人適南畝而耘耔也不特
下章云曾孫來止今不當先云適南畝且
曾孫來止爲農夫語氣若作曾孫語氣亦
不似烝我髦士當亦有司所而進之之
事併咏於此云。○章齊明集傳云齊烝烝
同曲禮稷曰明粢此言齊明便文以叶韻
耳按曲禮後世之書不可執以解詩安知
曲禮不以詩之齊明爲明粢而謂詩以曲
禮之明齊爲齊明便文以協韻乎又曰周
禮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則吹豳雅擊土

鼓以樂田畯是也後于大田篇下云或疑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卽爲幽雅亦未知其是否也其說之謬固不必言然于此處旣引爲注後又作此疑詞何耶以祈甘雨只是祭田祖而順祈之非別爲雩祭也○三章此曾孫始來省耕而咏之也田事以出黍稷黍稷莫先于祭祖故田間之人順呼王者爲曾孫也王者省耕至于嘗其饁食古王之愛民重農如此○四章黍稷稻粱農夫之慶農夫自言也報以介福萬壽

無疆祝上之詞也集傳謂歸美于下厚報之蓋誤泥楚茨篇報以介福之上爲孝孫有慶係下祝上則此云農夫之慶當爲上祝下也夫詩人語意隨文各異豈如制舉之文有一定程式且爲上者愛民重農則有之從未有祝民者而且祝之以萬壽無疆乎大有不通此何止固哉而已乎

甫田四章章十句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

本韻

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本韻

○賦也 ○既方既阜既堅既好不稂不莠韻本

去其螟螣及其蝻賊韻本無害我田稗田祖有韻本

神秉畀炎火韻本○有渰萋萋與雨祁祁雨我韻本

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韻本

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韻本○曾孫來韻本

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韻本

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韻本

韻本

此王者西成省斂也集傳謂農夫答前篇

之意誤而又誤且以前篇爲公卿此云頌

美其上何也豈以公卿爲上乎

章一此追敘方春始種而言○二章爾雅云食

苗心曰螟食葉蟻食節賊食根蝨按賊乃

賊害之義以此押韻何爲蟲名恐非○三章

何玄子曰滄說文雲雨貌毛傳專以滄爲

雲興貌似無据祈祈當指雲言韓奕之詩

曰祈祈如雲可証有滄萋萋雖兼雲而意

專在雨言隨雲之雨萋萋然與雨祈祈雖

專指雨而意獨在雲言與雨之雲祈祈然

也按此解特佳因知呂覽韓詩漢書與雨

皆作與雲可不必從矣後人主與雲之說者謂雨宜云降不得言與不知正謂雲與雨耳彼有不獲穉至末極形其粟之多也卽上篇千倉萬箱之意而別以妙筆出之非謂其有餘而不盡取也非謂其與鰥寡共之也非謂其爲不費之惠也非謂其亦不棄於地也而解者不知偏以此等爲言且以粒米狼戾爲反襯語嗟是安可與言

詩哉

大出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本韻福祿如茨

誅誅給給有有與與以作六師也本韻○賦○瞻彼洛矣

維水泱泱君子至止也本韻○賦○瞻彼洛矣

保其家室本韻○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

止見上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本韻○

可三句一韻首末句協甚爲創格

何玄子曰紀凍遷也按史周幽王十有一

年申侯與犬戎入寇弑王于驪山下鄭桓

公死之鄭人共立其子掘突是爲武公時

晉衛秦皆以兵來救平戎武公收父餘兵

從諸侯東迎故太子宜曰于申立之是爲
平王王以豐鎬逼近戎狄乃遷都于洛此
詩正咏其事也孔氏云王制言諸侯之世
子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此言
鞞鞞故知諸侯子未賜爵命服士服也按
武公新喪父故服鞞鞞左傳謂周之東遷
晉鄭焉依故書有文侯之命此爲鄭武公
咏也按何氏此說近是洛水旣屬東都鞞
鞞亦自非天子服故存其說若孔疏本于
鄭氏之以禮說詩未可用也

琇琇字皆從玉今世傳有古玉琇玉琇毛
傳謂天子玉琇而玼玼說文玼蜃甲不可
用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
心寫兮是以有譽處本兮興也○裳裳者華

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
矣是以有慶本矣○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

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本○
左之左之無不宜本之右之右之無不有之

維其有之是以似本之

何玄子亦以此詩爲美鄭武公曰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知其賦象賢也終周之世唯周公之後有魯公鄭桓之後有鄭武足以當之末章毛傳曰左陽道朝祀之事右陰道喪戎之事按老子言吉事尙左凶事尙右毛傳本此觀下文單以維其有之爲言明是指武公帥師興復之事此說亦存之

一說左之左之右之右之承土六轡沃若

而言兩章宜爲一章或黃或白當是左之
右之之興亦似有理但謂與上章承接不
必謂共爲一章耳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本韻

也 ○興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

之屏

本韻也

○之屏之翰百辟爲憲

本韻

不戢

不難受福不那

本韻也

○賦

○兕觥其觶旨酒

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本韻

此天子饗諸侯之詩左傳成十三年衛侯

饗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敖甯子曰苦成叔其亡乎古之爲饗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正解此詩之意

按此詩頌不忘規異于蓼蕭湛露矣其在周之上世乎

一章有鶯其羽有鶯其領有如鶯之羽與

二章領也古用字多拗折如此○三章不戢不難二句皆正言之那語辭受福不那猶言不

受福也亦倒字句也下章萬福來求正應此句若以此爲受福豈不多下又云來求義既複味亦索然矣○四章兕性剛好觸故以其角製爲觥飲酒所以寓鑒戒之意使人不敢剛而敖也觥角曲貌故曰待此兕觥之釀飲此甘美之酒當思所以柔和其德性彼交于事者匪敖則萬福來求矣鄭氏謂兕觥爲罰爵非也罰爵偶用兕觥非兕觥爲罰爵也躋彼公堂豈亦用罰爵乎

思非語詞

桑扈四章章四句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

韻本之

與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

下同

○乘馬在廐摧之抹之君子萬年福

祿艾

韻本之○乘馬在廐抹之摧之君子萬年

福祿綏

韻本之

說詩忌鑿然有可取者何立子曰疑爲陶

王娶申后而作以白華之詩証之其第七

章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

其德是詩亦有在梁二語詞旨昭然詩人

追美其初昏凡詩言于飛者六曰黃鳥于飛曰倉庚于飛曰雄雉于飛皆單舉一鳥曰燕燕于飛雖重言之然以此莊姜戴嬀猶之乎皆雌燕也今解以燕燕爲一燕惜何未知曰鴻雁于飛則以有大小之異其以雌雄連言者惟鳳凰于飛及此鴛鴦于飛耳卷阿咏鳳凰雖不從配匹取義而左傳載齊懿氏之卜妻陳敬仲也其妻占之日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亦以雄鳳雌皇之于飛比夫婦也然則此詩雙舉鴛

鴛以與夫婦何疑焉興重于飛不重畢羅
乘馬二章皆咏親迎之事而因以致其禱
頌之意漢廣之詩曰之子于歸言秣其馬
亦同愚按此說始于鄒肇敏謂咏成王初
昏而何氏因以爲幽王較鄒自勝何氏解
詩純鑿似此近理者絕少恐其埋于荆榛
中故表而出之

自瞻彼洛矣至此篇小序皆謂刺幽王不
辨

鴛鴦四章章四句

詩經通論卷十二

新安首源姚際恆著

韓城寶珊王篤校訂

小雅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

伊異人兄弟匪他本韻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

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本韻興

而此也○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

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本韻薦與女蘿施

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

有臧

韻本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

殺既旱豈伊異人兄弟甥舅

韻本

如彼雨雪先

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

維宴

韻本

小序謂諸公刺幽王是集傳謂燕兄弟親

戚之詩死喪語固可不忌然如彼雨雪二

句確同履霜堅冰之義則何以云又每章

有豈伊異人語及云兄弟匪他亦非善辭

也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吳音、鹿、羆

閭關車之牽

左傳作轄

兮思變季女逝兮匪饑匪

渴德音來括

本韻

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本韻

○

○依彼平林有集維鷓辰彼碩女令德來教

本韻式燕且譽好爾無射

本韻

○雖無旨酒

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

二幾字同韻

雖無

德與女式歌且舞

本韻

○陟彼高岡析其

柞薪

通韻

析其析薪其葉湑兮鮮我覲爾我心

寫

本韻

兮

興也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本韻

四牡騤

駢六轡如琴覲爾新昏以慰我心

本韻

○

小序謂大夫刺幽王大序謂褒妙嫉妒無

道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鄒
肇敏曰思得變女以間其寵則是張儀傾
鄭袖陳平紿闕氏之計耳以變易嬖其何
能淑且賦白華者安在豈真以不賢見黜
詩不諷王復故后而諷以別選新昏無論
豔妻驕扇寵不再移其爲倍義而傷教亦
已甚矣閱此可以擊節集傳謂此燕樂其
新昏之詩若是則何闕國故何玄子謂幽
王宮人思賢女代褒姒爲后依序略變仿
佛關雎又足哂焉

按左昭二十五年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
平子叔孫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宋公享昭
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固取此詩之得賢
文爲昏也然不可知其爲何人事矣

車牽五章章六句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本韻
興

而此也
下同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

四國本
韻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覲我

二人本
韻

小序謂大夫刺幽王近是厲幽二王雖皆

無道而幽之信讒爲尤著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

賓

韻本之初筵

左、右、秩、秩

無韻

起之二句

籩豆有楚，設核

維旅

韻本酒既和旨

飲酒孔偕

韻本

鐘鼓既設，舉

醕逸逸

韻本

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

爾發功

韻本

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本韻

也下同

賦○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烝烈祖，以洽百禮

韻本

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

湛曰樂，各奏爾能

韻本

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

彼康爵，以奏爾時

韻本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

見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

○屢○舞○辭○態○凡○作○三○

○冒○鳥○一○層○深○一○層

舍其坐遷屢舞僊僊本韻其未醉止威儀抑抑

曰既醉止威儀忸忸是曰既醉不知其秩本韻

○賓既醉止載號載嘽亂我籩豆屢舞傲傲○首○草○毫○互○

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僭僭○良○音○其○理○

通韻餘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本韻

伐德本韻飲酒孔嘉維其合儀本韻○凡此飲酒

或醉或否本韻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

不醉反恥本韻式勿從謂無俾大素怠本韻匪言

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本韻三爵

不識矧敢多又

韻本

衛武公飲酒悔過出後漢書注引韓詩說
未知是否小序因以爲衛武公刺時

一章此章言唯射乃飲酒也前八句言射初
燕飲下六句言大射之事毛傳謂燕射鄭
氏謂大射按君唯大射射必以燕卽燕射
也燕必以賓卽賓射也前人分別諸名皆
非以祈爾爵罰不勝者爵也亦是爲射飲
酒也○二章此章言惟祭乃飲酒也前八句
言祭後六句言飲福之事其湛曰樂二句

子孫獻尸也子孫卽主人賓載手仇二句
賓客獻尸也酌彼康爵二句尸酢主人及
酢賓也又祭畢而燕亦在其內以其飲酒
故曰康爵康安也時時祭也以見四時之
祭皆飲酒也以上二章一言射一言祭以
見古非射非祭不飲酒故言此以爲戒飲
之發端云○三章四章以下三章皆言飲酒之
失也古人飲酒酒酣必起舞以屬一人所
以極歡心致誠意也漢人謂之屬某起舞
是也故二章皆以舞言然舞可也屢舞則

不可故皆以屢舞言其醉以是爲眼目而
屢舞之中又有由初醉至極醉之不同始
曰舍其坐遷屢舞僂僂猶是僅遷徙其坐
處耳僂僂踈踈自得貌再曰亂我籩豆屢
舞僂僂則且亂其有楚之籩豆矣僂僂歆
傾貌無復僂僂之狀矣亦唯其僂僂故亂
及籩豆也終曰側弁之俄屢舞僂僂甚至
冠弁亦不正矣僂僂盤旋不休貌亦惟其
僂僂故使弁側由淺人深備極形容醉態
之妙昔人謂唐人詩中有畫豈知亦原本

于三百篇乎三百篇中有畫處甚多此醉
客圖也。○五章既立之監二句是正言立制
之善處舊謂欲令皆醉非也謂凡此飲酒
之人有或醉者或不醉者爲醉者之不善
故立之監而佐之史所以伺察其醉否也
今彼醉之不善者胡反以不醉爲耻哉集
傳云故既立監而佐之以史則彼醉者所
爲不善而不自知使不醉者反爲之羞愧
也語義欠明由醉之言二句謂其醉言無
實如可使出童殺然此必無之物甚言其

不實也集傳云則將罰汝使出童殺矣設
言必無之物以恐之也既曰必無之物又
烏足以恐之且醉者正以其變易情志不
畏于人無所恐也若猶有恐則不醉矣三
爵不識二句謂三爵之禮亦不識况敢又
多飲乎集傳謂飲至三爵已昏然無所記
矣夫人量有寬窄何以知其量止三爵乎
醉而失德者多因寬量飲而不止所致若
三爵便已昏醉則亦不能再飲何由至于
失德耶况以不識爲無所記更不知欲其

記何事也大抵釋詩必須近人情不可泥于字句之間苟泥于字句以致不近人情何貴釋詩哉古人字句多折拗不似後人馴順也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魚在在藻有頌其首王在在鎬二、在、字見豈樂飲葉

酒本韻也下同與○魚在在藻有萃其尾王在在

鎬飲酒樂豈本韻○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

在鎬有那其居本韻

小序謂刺幽王非阿序者大抵習爲曲說

不悉辨也集傳謂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只得如此說然云在鎬其爲西周王者固無疑鄒肇敏以爲武王飲至何元子踵之因以豈樂爲愷旋之樂按豈愷同亦樂也其云軍旋作愷樂他經未見唯見于周禮此僞書不足信也愷旋疑秦漢之說武王時安得有之必欲以爲武王詩則謂武王初都鎬之作亦可味二在字及有那其居句似有祝其永遠在是而奠安之意然未敢以爲必然也

三章那語詞猶晉人云阿堵俗云這箇之類
章那語詞猶晉人云阿堵俗云這箇之類
請解于桑扈篇受福不那那字訓多此篇
那字訓安豈可隨文改訓如是乎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

本承韻

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

本韻

也興 ○ 鶩沸檻泉言采其芹

本韻 君子來朝言

觀其旂通韻其旂淠淠鸞聲噦噦載駟載駒君

子所屆本韻 ○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

本韻 彼

交匪紆天子所予本韻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

只君子福祿申

本賦韻之也

○維柞之枝其葉蓬

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

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本韻興也

○汎汎楊舟

緜纒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

祿晚

本韻

之優哉游哉亦是戾

本韻

矣

興也

小序謂刺幽王非集傳謂天子所以答魚

藻亦鑿大抵西周盛王諸侯來朝加以錫

命之詩詩云何錫予之天子命之是也

章雖無予之又何予之承上予之之文轉

出所與之物解者謂意猶以爲薄是泥其

詞而誤也觀又何子之句自明○四章平平

韓詩作便便安順義亦作辯毛傳云辯治

朱聞

采菽五章章八句

駢駢角弓駢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本韻矣

也○爾之遠矣民胥然本韻矣爾之教矣民胥

傲本韻矣賦也○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

交相爲瘡本韻也○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

爵不讓至于已斯亡本韻也○老馬反爲駒

不顧其後如食宜飫如酌孔取本韻也比○

詩經通論卷下二小雅九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

屬

本韻

○雨雪濛濛見晁曰消莫肯下遺式居

婁驕

本韻

○雨雪浮浮見晁曰流如蠻如髦我

是用憂

本韻

小序謂刺幽王大序謂不親九族而好讒

佞謂刺幽王或是因幽王好讒必以此詩

爲刺讒矣然詩中無非讒之事首章言兄

弟帶昏姻三章單言兄弟以兄弟爲九重

也何玄子謂寵任昏姻疎遠兄弟故首章

謂兄弟昏姻不宜相遠下章單言兄弟不

言昏姻此爲臆解昏姻者指何人乎恐人惑其說故及之

四章民之無良相怨一方一方字不必泥民通貴賤而言卽不令之兄弟也以疎遠之故相怨于一處而已集傳云相怨者各據其一方耳若以責人之心責已愛已之心愛人使彼已之間交見而無蔽則豈有相怨者哉說詩入理障宋人之大病也○五章此言王寵任小人也寵任小人自然疎遠骨肉老馬二句喻其不勝任也如食二句

喻其貪殘也。

○六章

此承第二章爾教民做

而言謂小人如猱本善升木又反教之塗已汚矣又塗附之是益增其惡矣故正言君子若有徽猷則小人並屬之而爲善矣

○七章

雨雪陰凝喻兄弟疑怨王若加以恩

澤則疑怨可釋如雨雪見日而消也今乃莫肯以恩澤下遺其居處猶數數驕慢何哉集傳引張說謂讒言遇明者自止旣以雨雪喻讒言于莫肯下遺意不貫則解之日不肯貶下而遺棄之更益以長慢迂折

難通

角弓八章章四句

有苑者柳不尙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

予靖之後予極本韻焉也興○有莞者柳不尙

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予邁本韻

焉興也○有鳥高飛亦傳于天彼人之心于何

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矜通韻餘本韻興而比也

小序謂刺幽王或謂厲王大序謂諸侯皆

不欲朝集傳從之非也君雖不淑臣節宜

敦不朝豈可訓耶大概是王待諸侯不以

禮諸侯相與憂危之詩

章一上帝甚蹈戰國策荀子作上天甚神古
人引詩類多字句錯互學者宜從本書不
必言矣然其解釋則可以依之如以上帝
爲上天則上帝指天也蹈毛傳訓動蹈者
足動而履之之謂故訓動郝仲輿謂猶樂
記發揚蹈厲之蹈亦可參証謂上帝甚蹈
厲不可自矜于晏安也集傳曰上帝指王
也又不言蹈當作神既從國策諸書以蹈
何王作神又何書而又別解上帝爲王混亂之

極且言王甚神是贊之非刺之矣極何立
子曰劇同劇者古以爲勞倦之意晉人所
謂小極○二章邁舊皆訓行無可議集傳訓
過曰求之過其分曲解以合大序不欲朝
之意故遵序者莫若集傳也○三章居以凶
矜舊皆謂居民以凶矜之地矜危也亦無
可議集傳謂乃徒然自取凶矜也凶矜遭
凶禍而可憐也亦曲解以合序

菀柳三章章八句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

詩經通論卷十一

三

歸于周萬民所望

本韻也。下同。

賦○彼都人士臺

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

不說

本韻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

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

本韻

○彼都人士

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蠶。我不見兮言

從之邁

本韻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

髮則有旃

我不見兮云何盱矣

小序謂周人刺衣服無常此亦何止衣服

乎此襲禮緇衣爲說也詩云彼都明是東

周人指西周而言蓋想舊都人物之盛傷

今不見而作

一章周舊說謂忠信集傳謂鎬京當從集傳

○二章臺笠緇撮季明德曰臺笠出田時所

戴以在野言緇撮居家時所戴以在國言
如此分疏亦通君子女集傳謂都人貴家
之女据辭義此章言庶民之家下三章乃
言貴家今雖不必如是分疏然綱直如髮
與臺笠緇撮相當何得以此爲貴家耶綱
直如髮毛謂密直如髮鄭謂其性情密緻
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此說是如

此解殊有味正見古人罕譬之妙且以髮
喻女亦本地風光此云如髮下以髮云如
薑用字分明安得泥此以爲咏其髮乎又
此咏其髮後又咏其髮亦復又此咏其髮
之直後又咏其髮之曲亦矛盾此言如髮
者以髮之本末而言也咏其卷髮者以其
縮髻也孔疏謂其鬢邊短髮未然○三章尹吉鄭氏曰吉
讀爲姑尹氏姑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人見
都人之家女咸謂之尹氏姑氏之女言有
禮法按人皆謂尹氏姑氏之女者猶詩言

齊姜宋子後世言鍾禮郝法之類其謂周
室昏姻之舊姓者謂周室之人皆與尹姁
舊姓爲昏娶其女也李氏何人乃曰尹吉
猶晉言王謝唐言崔盧也誤認尹氏姁氏
互爲昏姻集傳載之可發一哂○四章卷髮
如蠶與衛風頌如蝻蟪螻首蛾眉是一例
語此等語咏美人獨讓三百篇後人不能
爲亦不敢爲也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本韻

賦也

○終朝采藍不盈一擔五日爲期六

日不詹

韻本

○之子于狩言韞其弓之子于釣

言綸之繩

韻本

○其釣維何維魴及魴維魴及

魴薄言觀者

韻本

韻本

此婦人思其夫之不至旣而叙其室家之

樂不知何取義也

章一曲局字妙與卷髮如蠶迥別○二五日

爲期二句五日成言也六日調笑之意言

本五日爲期今六日尙不瞻見只是過期

之意不必定泥爲六日而咏也鄭氏以其

不近理改爲五月六月吁何其固哉。○四章
單言鈞不言狩已從簡言鈞亦只維魴及
鱣一句上下皆虛衍及過遞語殆簡而又
簡

采芣回章章四句

芣芣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韻本之

也興○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

韻本哉賦也○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

蓋云歸處韻本○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

師召伯成韻本之○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

有成王心則寧

本韻

宣王命召穆公營謝功成徒役作此集傳
謂徒役南行行者作此語意不明如是則
下章何以云歸云有成乎小序謂刺幽王
黃東發曰詩中明言美召公而詩序乃以
爲刺幽王此類亦何訝晦菴之去序耶

此篇與崧高同一事分大小雅者此爲士
役美召伯之作彼爲朝臣美申伯之作此
爲短章彼爲大篇也嚴氏以此第三章我
師我旅及第四章烈烈征師爲平淮之役

非也兩事非一時豈有士役一詩中兼咏
兩事者且崧高詩亦只言營謝不言平淮
也左傳云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則天子之
卿與諸侯同故有師旅也

黍苗五章章四句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韻本

也興○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

不樂韻本興也○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

子德音孔膠韻本興也○心乎愛矣遐不謂韻本

矣中心藏之何日忘韻本之賦也

此思見君子之詩亦不知其何所指也何
玄子曰朱子謂此喜見君子之詩詞意大
槩與菁莪相類今細味實有不同者菁莪
取興自中阿而中沚而中陵有離潛洵升
之象此三章但皆曰隰桑耳隰者卑下之
地其非在高明之位可知况其樂如何云
何不樂又皆未有是事而假設之語乎

隰桑四章章四句

○上○二○句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上○二○句分

○上○二○句
也○上○二○句而○上○二○句賦○上○二○句
也○上○二○句下○上○二○句同○上○二○句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上○二○句天步艱難之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韻本

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韻本

與也○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韻本

能趨韻本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

載之○緜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

能極韻本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

載之

小序謂刺亂無刺意集傳謂此微賤勞苦

而思有所托者爲鳥言以自比也謂禽鳥

亦有教誨及後車之事豈真誤讀大學可

以人而不如鳥乎而以此詩爲鳥言耶可
嘆也此疑王命大夫求賢大夫爲咏此詩
五之字自我而言飲食教誨言平日教養
之事先言飲食後言教誨者先養後教也
命後車載之者稱王之命也又按舊解謂
大臣出使小臣爲介依托于卿大夫而望
其飲食教誨後車以載然于末二句命字
謂字不合且意志卑陋以飲食爲先奚足
錄焉

絲蠻三章章八句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韻本之

賦也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

下同

獻韻本之○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

言醉韻本

之○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

酌言醕韻本

之

小序謂大夫刺幽王按詩中君子有酒句

與他篇同而下三章言獻醉醕主賓之禮

悉具毫無刺意毛鄭謂庶人之禮則篇中

明云君子矣集傳第混云燕飲之詩亦只

得如此說但必以瓠葉兔首爲薄物未免

執泥古人之意後人豈知或偶舉二物爲
言無不可耳

瓠葉四章章四句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
人東征不遑朝韻本矣賦也○漸漸之石維其

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遑出

韻本矣○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

沱矣武人東征不遑他韻本矣

將士東征勞苦自嘆之詩小序謂幽王亦

無据

章一不遑朝猶不能晨夜之意○三章集傳引

張子曰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其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可知矣此正指旣雨後爲言也乃集傳又曰豕涉波月離畢將雨之驗也何居姪炳曰將雨旣雨諸說紛如總因泥下離畢之義認爲苦雨與鵲鳴蟻垤之說同一可哂愚謂出師日久三年六月不知幾厯雨暘武人何沾沾以此爲苦若東山霽雨特就歸途所遇而言不可以彼例此也豕性或喜羣聚卑

濕之所有之若謂喜雨至于游泳波漣解
不載胥及溺矣蓋二者皆以不得其所爲
興豕性負塗而今涉波月行中道而今離
畢武人有家室而今東征是以行役久病
不遑他事兩兩相况意直捷而味深雋此
說甚佳存之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本與

下○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北、保、韻

本○將羊墳首三星在留人可以食鮮可以韻

飽韻本

此遭時饑亂之作深悲其不幸而生此時也與兔爰略同

三章牂羊二句但覺其奇妙然不能深得其

解毛傳曰牂羊墳首言無是道也三星在留言不可久也集傳曰羊瘠則首大留中無雨而水靜但見三星之光而已言飢饉之餘百物彫耗如此按二說似皆非確義然集傳較近

茗之華三章章四句

詩經通論

卷十二

三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韻本

興也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

為匪民

韻本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

朝夕不暇

韻本

○有芄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

車行彼周道

韻本

征伐不息行者愁怨之詩

三章 匪兕匪虎順承上匪民匪字用來全不

必泥猶云此兕也此虎也以兕虎率彼曠

野與征夫朝夕在途與下以狐率彼幽草

與棧車行于周道同為一例語如必欲泥

匪字則以二句爲倒字法曰率彼曠野者
非兕非虎耶亦可也從來人皆不知執泥
匪字求解孔氏謂今非是兕非是虎何爲
久不得歸宿常循彼空野之中與兕虎禽
獸無異乎後人皆從之按詩人從不說理
如此解便與說理何異且語亦拙陋又與
下有芄者狐絕不一例因悟大序謂視民
如禽獸亦已主此解矣集傳以此章爲賦
下章爲興豈有詞同而體異之理蓋亦沿
舊解之誤故致此也因嘆千古少善說詩

者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附論儀禮六笙詩

六笙詩者儀禮所載南陔白華華黍山庚
崇丘由儀也曷謂之笙詩儀禮鄉飲酒禮
鄉射禮燕禮皆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
後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
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此笙詩所由名也六
笙詩本不在三百篇中係作序者所妄入

既無其詩第存其篇名于詩中今愚概從
刪去論之曰古之作樂者取三百篇以爲
歌用其施于匏竹諸器者則準諸律呂別
製爲詩猶漢以下一代皆有樂章也此六
詩者樂中用以吹笙者也儀禮本文以鹿
鳴諸詩曰歌以南陔諸詩曰樂以魚麗諸
詩曰歌以由庚諸詩曰笙皆可驗郊特牲
云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樂以人
聲爲貴匏竹爲賤以堂上爲貴堂下爲賤
故歌于堂上用三百篇之詩笙于堂下用

此六詩既取其協于律呂以爲樂章且亦不敢襲用三百篇之意也南陔三篇則獨奏之由庚三篇則間歌奏之此儀禮作樂用詩之大略也儀禮之書作于周末去三百篇之世已遠其云作樂歌鹿鳴諸詩與詩旨亦不相涉况其爲笙詩于三百篇更奚與哉自序詩者又出儀禮之後見儀禮此文認以爲三百篇中所遺者于是妄以六篇之名入于詩中見儀禮以南陔白華華黍笙于鹿鳴三篇之後故以之共爲鹿

鳴之什見儀禮間歌以由庚崇丘由儀笙
于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之中故以之
附于其後既不見笙詩之辭第據其名妄
解其義以示序存而詩亡于南陔白華皆
言孝子因前後諸詩爲忠故以孝廟其間
用意甚稚夫諸詩既爲朝廟所用言臣之
忠可也何由及于家庭之孝子乎于華黍
爲宜黍稷此不必言矣于由庚崇丘由儀
則難揣摹其義第泛言萬物得所之意以
合乎國家治平景象而已其彷彿杜撰昭

然可見由是傳之于世詩有三百十一篇
矣按古所傳詩唯三百五篇孔子曰詩三
百舉成數言之史記言古詩三千餘篇及
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禮義者三百
五篇龔遂謂呂邑王曰大王誦詩三百五
篇王式曰臣以三百五篇諫以及漢之讖
緯諸書亦無不言三百五篇者皆歷歷可
証漢世從無三百十一篇之說且詩自秦
後未有一篇缺失不應唯經所用爲笙詩
者則盡失之此卽問之童稚而亦不信也

况人謂序作于周人詩既失矣序何由存
序既存矣詩何由失此又不待言者也且
儀禮之樂章甚多不止此六篇燕禮記大
射皆云奏肆夏禮記左傳亦同鄉飲酒燕
禮大射皆云奏陔此卽南陔大射又云奏豳首
及公入鷲燕禮記又云下管新宮此等皆
樂章名皆有辭也笙詩六篇同是一類觀
此則當時作樂被于八音諸器皆係別有
樂章唯用三百篇爲歌甚明矣左傳于文
王之三鹿鳴之三日工歌于肆夏之三日

金奏亦可驗第此諸樂章所習者爲工瞽之徒附于樂以行又篇帙寥寥無多故樂亡而詩與之俱亡耳不若三百篇經聖人手定裒然巨帙傳之于學士大夫朝夕絃誦宜乎其獨存也幸而序詩者不以肆夏等篇名亦人于三百篇若人之又令後人枉生疑障議論蠡起矣此愚之獨斷自信爲確然無疑者不知何以從來說詩家竟不一知之于此六篇紛然猜擬各出意見毛傳謂有其義而亡其辭鄭氏謂辭義皆

亡夫絕不亡何以獨亡儀禮所用之爲笙
詩前已辯之矣劉原父以亡作無謂本有
聲而無詞董氏鄭樵氏主其說而朱仲晦
從之朱謂儀禮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
則有聲而無詞明矣其据儀禮用字亦略
見及而不虞其不知別爲樂章而以爲無
詞也辯之者嚴氏曰樂以人聲爲主人聲
卽所歌之詩也若本無其辭則亦無由有
其義矣郝氏曰辭生于心聲托于器樂由
心生聲由辭生有辭然後有聲聲無辭不

成章所謂鼓瑟而歌者手彈口和故曰歌
口吹而辭奏乎其中故曰笙曰樂曰奏未
可以此爲有聲無辭之証也以上辯無辭
之非皆是而惜其不知爲非三百篇之詩
也朱又曰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
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此尤可笑
射與投壺所歌者狸首騶虞以鼓爲之節
也若以南陔諸詩爲詩而無辭則狸首騶
虞亦無辭乎旣謂之譜自無有辭旣有南
陔諸名自非爲譜何貿貿也至干儀禮

工歌之序爲据謂毛公所移篇次爲失于
是復移易之沾沾自喜謂悉依儀禮正之
嗟乎則是以儀禮爲經三百篇爲傳顛倒
惑亂至于如此更何足與辯哉于是後人
又有求其說而不可得別爲怪誕之論者
鄒肇敏謂六篇之辭卽在小雅之內南陔
卽天保云云何玄子踵其意而變之謂南
陔卽草蟲云云皆不備錄競出新意逞奇巧
滔滔奚止更足嘆也故愚將此篇名直從
刪去俾還三百五篇之舊勿令別製樂章

詩經卷之二
附諸小雅末焉
以亂聖人各得其所之雅頌爰詳述其意